

歷代名臣言行錄

鄭天壽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宜興潘村朱桓拙存輯錄

潘永李黎斧校定

吳縣後學邱與久敬人重校

朱子原本

朱子原序

張采題辭

魚跋序

楊以任序

張采紀事

張采讀前集序

宋前集原敘

朱熹

予讀近代文集及紀事之書其所觀載國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補於世教者然以其散出而無統也既冀究其始終表裏之全而又泊於虛浮怪誕之說予嘗病之於是撮取其要聚為此書以便記覽尚恨書難不備多所遺闕嗣有所得當續書之新安朱熹序

題辭

張采

言行錄者所以教人學為人也夫為人莫大乎畜德故受之以前言佳行使夫知所鄉方則可以與於道矣然昔人之言行有不盡由學亦有學所不能致者則嘗論之才分者於天擇術者於人於天有限而於人無限是致匹夫慕義何處不勉在所自待何如耳今夫道古而懷其人紀史而揚其事下迄村氓負販皆知遇昂往烈則善善惡惡固莫之或昧而當身反是者無他志不立而氣困之也但立志有漸平時無所儀型一旦幾以士君子之實世不概見而欲式儀型於百世之下雖前絕後舍先藉又何賴也故朱子即宋名臣為則而李氏又補其世凡舉一人必視其持身處室立朝服官以及履常蹈變柳比成冊米得而讀之曰為人其難如望海若既而曰為人其易如獲舟機矣書曰學無常師學者能從是得師誠正以治其身忠孝以事其君母以養焉曰宋先生故衣蔬食如此母以賤狂曰宋先生樂天知命如此居安思危思伊川云間過日月即是天地靈蒙雖母錯思蔡季通編管通州無幾微不適意微而習之而安焉則知古人之書蓋求直其在我者耳從而求之舜角之章常布撰述之子可以為聖人徒否則誠不為責三公不為責聰明記問不為賢故曰古今非甚相遠使引之不同時同事以不及為取則古人吳常接席連步彼悠悠之甘心退洛者曰我國不為賢人耳豈知不學為人即已非人其去能言之鵲鶴何幾哉則予之深切之思又烏能已也

刻宋名臣言行錄序 楊州版葛序

焦竑

有宋鉅公碩儒項背相望一言行可為後法晦庵先生懼其浸遠無統為之輯前後二家以表章先哲垂示來茲者甚具厥後朋溪先生繼之爰輯續別外三集繼先生未竟之志合之得七十有五卷稱完璧矣直指雲蛟黃公手披心跡積有年紀每出必鑄以自隨至是再節淮南也重刻之以貽同好而徵余為序余讀之撫卷而嘆曰嗟乎人道經緯百端所從來也脩身繕性之方致君理臣之具開卷燦然纖悉畢載流風蔚被映我後人益上國勛臣固不以巧辭飾行而取哉誠指南之前車已疾之上丹也夫古以準今學以致用故考古者將以畜德非曰說鈴金賢者將以成材匪曰耳瑱懸一心之鑑真淑賢之所長取材於山挹澗於海也不然營之隸農即有京兆之粟穀難以重更歌之腹矣語有之日月麗天曉之不墜仁義在斯用之不竭君子稱性而出忘乎為我率其所止何必減於古人倘其迷自信之真源襲已然之陳迹則亦鄭人之置履而信度也其與幾何即兩先生涸研堂刻心龜手而不已哉豈欲其自私焉止直指公書非聖不讀行非古不遵憲盡風清之暇雅意文教所版行書甚多此其一也觀者執是可以卜公之所存焉屬歷丁未夏日徵學集跋謹書

重脩宋名臣言行錄序

應天府學牘舊序

楊以任

朱子既集名臣言行錄李幼武以為未備也取中興諸人續之論者復病其多可即浚儀平翁亦謂希朱者不備則妄嗟半後之學者不法朱子學法者且續者蓋矣朱子所纂亦未為全得也朱子首趙則平非夫教人以竊國纂君親其凡之子與其弟而自為寵祿計者此賈充徐勣之所為春秋所必誅而無舍而首以為錄朱子自背綱目之例又何怪乎續之者曰朱子為宋之臣不得不云爾桓文豈純節哉春秋唯是之為錄且因其事以為勸懲然于諸人行言各臚其美抑亦勸懲之義非專取以法也入朝數十人悉以此事衡之救世之心寔若若夫續之者意在數美止據本傳朱子勸懲之意微矣然即不續一時忠臣良將磊落掀揭之士俱不獲數亦何以全其為宋臣之言行也連固之史豈能不妄而使之君子有取焉蓋因其最著以其知庸庸不足數取之乃所以為黜此又朱子不煩筆削而即借後人之心為公斷者也且朱子非取必純臣為也纂曰名臣名之藏偽多矣避世之學新絕名根潛德弗光原本一閭世之轉移面目不可測識者皆名人也有敗不敗爾朱子豈以名誨天下哉就名破名使知善敗并存初終莫掩學者必求安身立命之處惟究極

實地乃為得耳又豈後之執筆者所能窺測一二歟然則濂溪先生諸先生其於閭閻豈不近矣朱子何不取以正之乎必待續之性命之學標之以名原非朱子意中事況朱子所造亦自不猶統命之名以開道學一徑滋他日之為朱子者是也就其意而深求之其名者歟不必名者歟名之為累者亦既燦然雖不必刪有嚴於刪者矣是書也殘缺已甚余惛然恐遂滅沒而昔人意緒將何所託以傳乃訪一二舊本屬費君柱明授梓成書梓既竣為繫此義欲共學者審於勸懲無為名所眩也崇正六年三月夔州楊以任序

此我友楊維節舊序是書鏤版藏在應天府學日久漫滅維節以進士授學官表章先籍煬工脩輯癸酉春訪余於虎邱僧舍以一部貽贈高畧可否相期評定屬梓并以國朝名臣錄分任因各舉聞見歷書姓名篇之司篋盤桓三日別去越明年甲戌維節遽為古人維節性孝友醇然長者平居勤苦未第讀書廬山經年獨坐在官清操諸生不得以贊謁死之日友人相助為斂嗟乎若國朝錄成維節即一人一人數事矣余以此任分之雅瞻侯氏而宋錄之刻則與今申宋子培元馬子咸之工既竣為理舊序吳雷間山陽雷經過黃公酒壺也吳下張米跋

紀事

張米

宋名臣言行錄其前集十卷後集十四卷屬紫陽朱夫子所輯訖以八朝以前厥後李幼武氏繼編凡三二續集約靖康建炎前後諸臣總八篇一別集約中興四朝諸臣總十三卷卷分上下一外集首條道統次繪宋先生像題為道學名臣總十七卷按史不列幼武傳而序後集者為廬陵李居安序幼武傳者為汝儀趙崇幹舉其可致惟序末記實祐景定知為理宗時人宜其錄核斷自寧宗止耳幼武集稱宗人太平老圃者李衡字彥平江都人服官孝宗朝以勵節退居崑山為時大賢即彥平推皆流亞歟由是言則寶慶後如西山真氏鶴山魏氏以迄死國諸臣先後相望猶闕也靡及抑豈有善本藏之名山耶要皆後世人任也即今行世卷集其應天府學小版既日久漫滅揚州版差明了然皆顛倒錯亂令人讀不能句有本文作細註一事未完而即空白如後集韓琦劉安世兩錄者有裂後數行於前板前數字於後一卷之中洎移六七紙如後集王安石別集李綱錄者有前則逸後半後則逸前半連書為一如外集朱文公錄者有遺字及他如別集字文虛中錄遺字如胡舜陟錄者其他疑誤展指皆是理就所知識一一校正間即考補竊於是書謬承微功復不

自量輒加丹黃且致詳讖平翁有言非僭則妄余敢予哉

讀前集

張采

前集首趙普昔人有煩言然普內瑕猶著顯績若程琳當章獻垂簾上七廟圖且庸庸何取要之善善長惡惡短勸懲焉
爾我讀書集而考其世益自整祖述仁宗四朝於是君求相相求賢人皆輕於為善而易於見才故出則良臣處則吉士
即中人邂逅相前引後亦將聲施矣然呂夷簡之任術得全功名王旦之守約不保晚節者真宗以嬖求下仁宗以正道
進退其臣且懼禍故媚以自脫夷簡懋爵位故既正道以圖寵上使之然耳夫謂臣下之賢不肖因乎上其言未可量將
者德望如呂端李沆范仲淹杜衍經國如冠準張詠恬退如錢若水丰稷如馬知節曾宗道薛奎包拯田錫孫奭孔道輔
孫甫此諸賢者天然間氣豈夷簡榮辱足動盪其萬一然而坦坦履道不致受說畏譏即或時有罷道而卒至舉朝別白
無終回往者斯非生色達世之幸乎即將臣如曹彬惟整祖自將將故得成其武功他若曹瑋非李迪則秦州報警且以
妄言戮种世衡狄青非龐澤保任則青澗不得立智高不得平益軍庸與品節有辨品節可自樹即權衡屈抑因以愈顯
軍庸厥係君相設爾小旁挽或呼應不當機事去矣凡此皆有忠之士審時度勢不能不遠離於此四朝者也然希夷君復
之徒生斯世而悠然高卧者曰惟斯世得高卧耳故朱子前後二集俱於卷末錄處士使學者知言行攸闕出處一致若
而人者又非君相可輕重之者矣其亦有避世之心也夫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宜興潘村朱桓拙存輯錄

潘永季黎斧校定

吳縣後學邱與久故人重校

宋紀趙姓漆郡人都汴京是為北宋凡九帝得年一百六十有九

太祖皇帝名匡堦在位十七年有建隆乾德開寶三號

太宗皇帝名匡義賜改光義即位更名吳在位二十二年有太平興國雍熙端拱端拱化至道五號

真宗皇帝名元又更名恒在位二十五年有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乾興五號

仁宗皇帝名祐真宗子在位四十二年有天聖明道景祐寶元康定慶曆皇祐至和嘉祐九號

英宗皇帝名宗實更名曙乃濮安懿王之子仁宗無嗣廢以為子在位四年號治平

神宗皇帝名顒英宗子在位十八年有熙寧元豐二號

哲宗皇帝名煦神宗子在位十五年有元祐元聖元符三號

徽宗皇帝名佶神宗子哲宗無子立之在位二十六年有建中靖國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六號為金人虜去殂於沙漠

欽宗皇帝名桓徽宗子金人入寇遠傳以位在外二年號靖康金人逼之殂於五國城

南宋紀都應人從臨安凡九君得年一百五十有四

高宗皇帝名構徽宗子在位三十六年有建炎紹興二號壽八十一

孝宗皇帝名春太祖六世孫壽王昀之子高宗無子育於宮中賜名璩在位二十七年有隆興乾隆滿然三號

光宗皇帝名惇孝宗子在位五年號紹熙

寧宗皇帝名擴光宗子在位三十年有慶元嘉泰開禧定嘉四號

理宗皇帝名昀太祖十一世孫榮王希範之子在位四十年有寶慶紹定端平嘉熙淳祐寶祐開慶景定八號

度宗皇帝名禔太祖十一世孫榮王興芮子在位十年號咸淳

恭宗皇帝名昀度宗次子在位二年號德祐元兵入臨安帝北狩殂於沙漠

端宗皇帝名昀度宗長子元兵入臨安楊叔妃等負帝航海至福州奉帝即位二年

帝昀度宗末子即位於福州遷於新會之崖山元兵攻之張世傑等戰敗陸秀夫負帝沈於海在位二年號祥興

第四十九批合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目錄朱子原本

趙普字則平幽州人奉太祖太

賓儀字可象幽州人奉太祖太

張齊賢字師亮曹州人奉太祖太

李沆字太初洛陽人奉太祖太

張詠字聖公號文定

畢士安字仁叟代州人登進

王曙字良方正河東人奉進士

曹宗道字實之

陳亮佐字希天閬中人舉進

張元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人

秋青字漢臣

王德用字元輔鄭州人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

陳搏字國南亳州人

胡援字贊之

曹彬字國華真定人

李昉字明遠宋人

呂端字易直

向敏中字常子開封人

曹瑋字寶臣武安人

高瓊字叔衡

王曾字孝先青州人

蔡齊字子思萊州人

晏殊字同叔撫州人

程琳字天瑞中山人

程琳字天瑞中山人

程琳字天瑞中山人

程琳字天瑞中山人

程琳字天瑞中山人

程琳字天瑞中山人

程琳字天瑞中山人

程琳字天瑞中山人

程琳字天瑞中山人

程琳字天瑞中山人

程琳字天瑞中山人

范質字大業大名相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

錢若水字新公

陳恕字仲言南陽人

楊億字大年

李迪字微古

呂夷簡字坦之

宋庠字公序

杜衍字夢

龐籍字晦之

王堯臣字伯

王禹偁字元

孔道輔字

孫甫字之

蘇洵字明

蘇洵字明

蘇洵字明

蘇洵字明

蘇洵字明

蘇洵字明

節錄宋名臣言行錄目錄

宋前集 朱子原本

曹彬

錢若水

寇準

杜衍

孫奭

林通

附元子宥
李臨

李昉

李沆

王曾

范仲淹

孔道輔

胡瑗

呂蒙正

王旦

曹宗道

狄青

王質

呂端

張洙

晏殊

包拯

陳搏

附种放

宋 前集 朱子原本

曹彬 子國華 真定靈壽人

為人氣質淳厚，漢乾祐中，為成德軍牙將，節帥武行德見其端懿，指謂左右曰：「此平大器，非常流也。」為周室外戚，官閣門使，使吳越，致命訖，即還私親之禮，一無所受。吳越人追遺之，至於數四，遂受而籍之以歸。志上送官，世宗強還之，拜賜悉分遺親舊，不留一錢。出為晉州兵馬都監。初，太祖典兵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不造門，羣屬聚會，亦所罕預。由是器重焉。建隆二年，召謂曰：「我曠者常欲親汝，汝何敢疏我？」彬頓首謝曰：「臣為周室近親，復奉內職，靖其守位，猶懼獲過，安敢妄有交結？還客省使，乾德二年，兼樞密承旨。大舉伐蜀，以彬為都監，岐中鄧顯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禁止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之，克成都有獲，婦女者悉閉於一第，竄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毋事寵惑。」移異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及師還，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囊中惟圖書衣衾而已。既歸，上盡得其狀，以王全斌等屬吏誣彬，消分廉謹，受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入見，辭曰：「征士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無以示勸。」上曰：「卿有大功，又不言伐，設有微累，請將豈無言哉？」彬悠國之常典，可無讓。開寶二年，親征太原，復命為前軍都監。六年，進檢校太傅，與潘美伐江南，屢戰破之。金陵受圍凡三時，城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愈，又明日城陷，李煜與其臣詣軍門納降。彬安慰之，待以賓禮。還，入宮治裝。左右密謂曰：「倘煜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輕，雖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之君臣，卒賴保全，自出師至凱旋，士眾畏服，無輕肆者。及入見，刺梅奉教江南幹事，回其讒，茶不伐如此。和彬之總師也。」上謂曰：「侯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濡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上謂曰：『本校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既聞此語，美竊視彬微笑，上詰所以，美以實對。上亦大笑，乃賜錢十萬，彬退曰：「人生何為使相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未幾，拜樞密使，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使。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封魯國公。太平興國三年，進檢校太師，從征太原，加兼侍中。雍熙三年，詔與潘美北伐契丹，師敗於涿州，責右驍衛上將軍四年，仍起侍中。真宗即位，復檢校太師，同平章事。數月，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主臨問，手為和藥，問以後

事對曰臣事無可言臣二子材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為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琛不如瑋瑋年贈中書令追封濟陽王諡武惠彬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忤言亦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塗必趨車避之不名下吏每曰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知徐州日有更犯罪既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朝夕營營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未嘗廢焉嘗曰吾為將未嘗以私喜怒亂戮一人其所居堂室殿壞子弟請勿倚其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履為宋良將第一云諸子皆賢令少子玘生慈聖光獻皇太后追封王爵

李昉 字明遠深州魏陽人

漢乾祐中舉進士為真寶殿修撰仕周為翰林學士事太祖為中書舍人太宗太平興國八年拜平章事雍熙元年加右僕射王師討幽朔不利遣使分詣河南東籍民為兵凡八丁取一昉奏曰近者遠使籍河南東四十餘郡之民以為邊備非復已也然河南之民素習農業固和戰鬪一旦括集必致動搖若因而嘯聚更須剪除如此則河北閭閻既困於戎馬河南生聚復擾於征誦割當春和有好農作陛下若以明詔已頒難於反汗則當續遣使臣嚴加戒飭所至點募人情若有不安即須少緩密奏取裁度免後患上嘉納之淳化四年以年滿七十特進司空致仕至道元年正月望上觀燈乾元樓召昉賜坐於側酌御尊酒賜之韻侍臣曰昉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可謂善人君子矣卒贈司徒諡文正昉和厚多恕不念舊惡在位小心循謹無赫赫稱居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用必正色絕之已而權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司馬光曰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惟故李相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其豐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嫁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于第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彥所制也

呂蒙正 字聖功河南人

太平興國二年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歷官翰林學士權建康大夫八年參知政事初入朝嘗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為愈也時皆服其量尋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為人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執不可上嘉其無隱先是宰相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至是蒙正奏曰臣奉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沾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從簡始雖輕微屬此寵命恐難任職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遂為定制朝士有獻古鏡者欲獻之以求知自言能照二百里蒙正笑曰吾面不過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嘆服涪化中因對論及征伐上曰朕比來征討益為民除暴苟好功勳武則天下之人增士盡矣蒙正對曰隋唐數十年中四征遼獍人不堪命煬帝全軍陷歿太宗自還土木攻城如此卒無所濟且治國之要在內脩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上聽之嘗慶夕設宴蒙正待上謂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不謂今日致此繁盛蒙正避席曰東夷所在士庶走集故繁庶如此臣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眾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多其直諫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土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曰卿何執耶對曰臣非執益陛下未諒耳固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悚息不敢動上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吾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至道初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政尚寬靜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上數遣中貴人將命至蒙正待之如在相位時不少貶時人重焉真宗即位進左僕射以本官同平章事即祀禮成加司空授太子太師封榮國公改封隨又封許景德二年表請歸治陸辭曰言達人請和得兵省財古令上策惟願陛下以百姓為念上嘉納之至治有園亭花木日與新舊宴會子孫環列送奉壽賜怡然自得大中祥符而後上朝永熙陵封泰山祠后土遇浴雨幸其第賜賚有加上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穎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見知於上嘗言者蒙止客也一自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人書院事廷詳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我相似而勲業遠過於吾也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即弼也後弼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其知八類如此卒贈中書令諡文穆

少敏悟好學以歷補官歷著作佐郎直史館太祖即位遷太常丞景官知成都府為政清簡遠人便之秦王廷美尹京兆
拜考功員外郎充開封府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白廷美曰主上擲風沐雨以申弔代王地處親賢當
表率應從令主留務非所宜也廷美從之嘗使高麗暴風折橋舟人怖恐端恬然讀書者在齊聞太宗欲相端左右或謂
其糊塗上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遂相之端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為務李繼遷擾之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帝欲誅
之獨與樞密副使寇準謀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遂廢奏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
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天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
讐愈堅其叛心耳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事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不可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
上附牌傳告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策其後母死廷州繼遷亦死子克納款請命端之力也太宗不豫真宗為皇太
子端日與太子間起居太宗大漸倚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將弑之知政事李遵勳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勛知制誥胡旦
謀立故楚王元佐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后曰官軍已為立嗣以長順
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宜可遵遺命有異議哉乃奉太子主福寧殿中真宗既立垂簾引
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以繼勛為使相赴陳州貶呂蒙正為武軍司馬繼
恩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旦除名流潯州帝每見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嘗召對便殿訪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陳當
世急務皆有條理帝如納右僕射被疾免常尋以太子太保罷在告三百日卒贈司空諡正惠端姿儀環秀有器量寬
厚多怒屢經損退未嘗以得失介懷善與人交輕財好施未嘗問家事李惟清自知樞密改御史中丞意端抑已及端免
朝錫方彈奏常參官疾告邇年受辱者又攝人訟堂吏過與欲以中端端曰吾直道而行無所愧畏風波之言不足慮也
端祖充嘗事涪州節度劉守文為判官守文之亂充舉族被害時父誦方幼同即趙玉胃鋒切給監者曰此子之弟非呂
氏子也遂得免至子文度為趙仲孫紹宗十餘歲端視之如己子素屬賜出身端兩使絕域其國嘆息之後有使往者每
問端為宰相否其名顯如此不嘗貴產子蒲詢封貧匱交迫始嫁固買其居第真宗出內府錢五百萬贖還之又別賜金
帛俾償宿負遣使檢校家事

錢若水字漢成河南新安人

雍熙中舉進士初釋褐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鞠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水中遂失其尸富民不勝撻楚自誣服具上州官覆覆無反異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詰若水詰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宜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詞耶留之旬日知州廖處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一日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令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令見汝女識之乎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破械縱之其人號泣曰微使君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其人傾家貲為若水祈福知州欲論奏其功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寬耳論功非其本心也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獄事於何地耶知州嘆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太宗聞之驟加褒擢二年中為樞密副使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繼隆奏其罪上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令乘驛取盧之翰寶玦及某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去久之上出詰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為樞密副使朕以汝為賢爾乃不才如是耶對曰陛下不以臣無狀使得侍罪二府臣當竭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知誅亦何晚焉獻可贊否元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故不敢退上意解乃詔如若水議三人皆黜為行軍司馬繼隆坐罷詔討知秦州上嘗言士大夫遭時得位富貴顯榮豈得不竭誠報國若水言高尚之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上然之及呂蒙正罷上曰想其目穿聖復位矣劉昌言罷上問朝臣曰昌言涕泣否若水因念上待輔臣如此益未嘗有東節高邁不賞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遵昭上之輕鄙乃草疏求解職會晏駕不果真宗即位加上部侍郎數月上章求解機務詔不許請益堅遂以本官充集賢院學士判院事詔脩太宗實錄從幸大名陳禦敵安邊之策曰孫武著書以伐謀為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為先伐謀者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傳習儒師數萬關門不出坐視邊寇傳抄生民止孤委任之恩下挫銳師之

氣益潛等未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若斬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明者數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孰敢不用命哉欲人聞我師不用命者死豈獨思進拘亦未威不敢犯邊如此則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鑿路還京天威懾於四海矣臣嘗讀前史周世宗即位之始剋崇結敵入寇敵還騎兵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儒將樊愛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營太原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即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陛下神武宣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將求安邊之策請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以郭進等分統邢州等軍軍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其位皆不至覬覦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厚則邊事益知然後授以聖謀未則擒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兩藩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邊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多俄知開封府手詔問備邊之要若水陳立事曰擇郡守募鄉兵積弱粟更將神明賞罰上嘗稱之曰儒臣中知兵者遣巡撫陝西緣邊諸郡令使宜制置邊事以疾歸京師辛年四十四贈官戶部尚書幼聰悟十歲能屬文美手神有器識能斷大事事繼母以孝聞輕財好施所至推誠待物委任僚佐總其綱領無不稱治汲引後進推賢重士標度豁如也華山陳搏見之謂曰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耳若水亦精術數知年壽不永故懇避權位其沒也士君子尤惜之

李沆字太初名川肥鄉人

少好學器度宏遠登進士累官翰林學士著侍曲江宴太宗自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真宗即位拜參知政事咸平初平章事會契丹犯邊真宗北幸命沆留守京師肅然其宗運沆迎於郊命坐置酒慰勞久之累加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真宗問治道所宜先對曰不用汙道漸進喜事之人此最高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是矣帝嘗詰及唐人樹黨難制遂使王室微弱蓋毒邪難辨耳對曰儻言似忠盡言似信如盧杞家敵唐僖宗李泌以為真蕞邪是也帝二又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香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為使相復問沆沆曰貴與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觸物議他日再二問之執議如初遂止帝曰人

皆有密啟卿獨無何也對曰臣侍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夫人臣有密啟者非說即侵臣常務之責可效尤時王
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時食且嘆曰我輩安能生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沈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
朝廷未必無事後契丹和親且問何如沈曰吾則善矣然遲患既患恐入主漸生侈心耳沈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
且曰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沈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氣血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稱祈之事作
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沈沒後真宗以契丹既和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且親見王欽若丁謂
等野曠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以沈先識之達嘆文靖真聖人也寇準與丁謂善屢以為薦於沈不用沈曰
顧其為人可慢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沈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準後為謂所傾始
伏沈言沈棲賓客常寡言或譏為無口飽者沈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憂故多下有司
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自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次即
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援護可屈意妄言即世所謂寵寵龍章之事僕病未能盡言居重位實無
所補惟中位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家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謂事即所傷多矣陵象先
庸人擾之是已憮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屬民耶為相常讀論語或問之沈曰沈為宰相如師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
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及卒上哭之慟稱其忠良渥厚始終如一贈太尉中書令諡文靖沈性直諫內行脩謹言無
枝葉識大體居位慎密不求聲譽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踰倚治第簡潔內門應事前僅容放馬或言其太
隘沈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已寬矣弟維鈞治居第沈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橐亦可以治第但念內
殿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充滿如意自是求足令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
耳安事豐屋哉與諸弟友愛尤篤重離暇日相對宴飲未嘗及朝政亦未嘗問家事

王旦字子明大名羊人

父祐兵部侍郎以文章名於漢周之際事太祖知制誥魏州節度使符彥卿有飛語聞於上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宣付之
曰使還與卿王潯官職時漢為相也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逐橫以便宣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彥

卿撫異意乎對曰臣以百口保之又曰五代之君多因循忌殺無事故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為戒帝怒其語且嚴讓因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世稱其陰德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故天下稱三槐王氏云旦幼沈默好學有文大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平江縣人為著作佐郎預編文苑英華詩類邊殿中丞通判鄭州表請天下違常平倉以塞兼併之路沿化初以為拜本正言知制誥錢若水有人倫鑒見且曰真宰相器也李沆亦推為遠大之器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月為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咸平三年同知樞密院事明年參知政事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且曰願寬免罪臣有所陳達至旦奏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何如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且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徧還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契丹既受盟寇準以為功有自得之色上亦自得也王欽若忌準欲傾之從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恥之而陛下以為功臣竊不取帝愀然不樂欽若知帝厭兵乃以封禪之說進帝思久之曰王旦獨不可乎欽若曰臣以聖意喻之宜無不可乘間為旦言旦龜勉而從帝幸秘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不測其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由此意決遂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共之既歸發之皆美珠也由是凡天書封禪等事旦不復異議大中祥符中為天書儀仗使從封泰山為大禮使祀汾陰又為大禮累受詔撰祀壇廟禮有儀射兼門下侍郎王清昭應宮使拜司空旦為天書使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恒色色不樂凡柄用十八年為相僅一紀會契丹陷和西夏誓守故土二邊為罷不用帝以無事治天下旦謂祖宗之法具在務行故事慎所變帝久益信之言無不聽旦與人寡言笑默坐終日及奏事羣臣異同條一言以定天下大蝗使人於野得死蝗帝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幸百官負旦獨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負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官禁大災旦馳入帝曰兩朝所積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之不當臣頃位宰府天災如此臣當罷免上表待罪帝乃降詔罷已許中外封事言得失後有言燥王宮火所延非天災勅當坐者百餘人旦請曰始大時陛下已罪已詔天下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父雖有逆實知非天譴耶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官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